

358 神無月

—

夜深了，昏暗小酒屋一隅，一名捕吏坐在米黃色醬油桶上對著老闆喝酒。

老闆是個早已年過六十的矮小老人，頭上的髮髻呈銀色，背也駝了。捕吏這方是三十過半，一副總算不負人家稱他頭子的模樣。

雖是十個客人便能擠滿的舖子，但這個時候，已不見其他客人。由於這舖子必須在天亮前卸下繩簾掛上小飯舖招牌，要是平常早就打烊了，但捕吏每兩個月一次坐在舖子角落這醬油桶上時，當晚老闆便會特地留下來，讓他獨酌。這個習慣已持續多年了。

捕吏只叫了鯊魚皮魚凍當下酒菜，自斟自酌地慢慢喝著燒燙的酒。喝乾一個藍色花紋酒瓶裡的酒時，老闆會隨時再擱下一瓶新燙的酒，直到第三瓶為止，這是捕吏的習慣。

兩人不常開口交談。捕吏默默地喝著酒，老闆慢條斯理地清洗東西或準備明天的飯菜，偶爾會響起菜刀聲。在暈黃的座燈下，熱氣裊裊升起。

老闆站立的賬房牆上貼著三張菜單和一張年曆，捕吏仰望著牆壁。每天更換的菜單紙很乾淨，但自元旦到現在始終被炊煙熏的年曆已染成了淡茶色。

年曆也和我們一樣會老——捕吏突然這麼想。

「已經是神無月〔註〕了。」

註：陰曆十月。在這十月裡，眾神皆至出雲，換句話說，所有的神都不在。

捕吏倒著酒，低聲說道。老闆只是低頭忙著做事，嘴角輕輕微笑地點頭而已。

「神無月到了。這個月真討厭。老闆，你還記得嗎？去年我告訴你的事，大概也是在這個時候。」

老闆再度點頭，從旁邊的箊籬中取出一根蔥，開始剝蔥。

「你剝蔥要做什麼？」

「納豆湯。」

「啊，那太好了。可是，我已經喝這麼多了？」

「才第三瓶而已。」

老闆剝完蔥，洗了手，水啾啾煮沸了。老闆邊看著燙酒的情形邊說：

「去年第一次說那件事時，頭子也是吃了納豆湯才回去的。」

「這樣嗎？那是我愛吃的。」

捕吏還仰頭看著年曆，老闆也回頭看。

「今天是凶日。」

「那正好，不是適合講鬱悶的事嗎？」

老闆輕輕皺著眉說：「今年也發生了嗎？」

「沒有，還沒有。還沒發生，目前還沒。」

「察覺這事的只有頭子一個人嗎？」

「倒也不是。因為我說出來了。但是大家都想不通。」

捕吏抬起頭與老闆四目交接時，得意地笑了。

「這也難怪。我也認為，每年只在神無月偷盜一次，其他時候靜悄悄的——這種規規矩矩的盜賊到底是什麼樣的傢伙，連我都覺得很怪。」

二

夜深了，後巷大雜院一個寬九尺、深十二尺的昏暗房裡的一角有個男人，他就著一盞瓦燈的亮光在縫製東西。

陳舊磨破的榻榻米上舖著乾淨的蓆子。男人端坐在蓆子上，粗壯的膝蓋邊散落著幾塊不同花色的碎布。男人身旁有個八歲小女兒，裹著衣著，發出安穩的呼吸聲。

男人縫的是給小女兒玩的小布包。男人旁邊有個盛紅豆的小箊籬，每當用碎布縫好小袋子，男人那粗壯的手便掬起紅豆裝進袋子裡。他留意著袋子大小和重量是否適合年幼女兒的手，如此細心地縫製小布包。他本來就手巧，靠針為生。男人的動作極為熟練。

對男人來說，為女兒縫製小布包是一年一次的重要之事。女兒經常玩得很高興，因為阿爸縫製的小布包是她的寶貝。對嬰兒時期就身子虛弱，幾乎整天躺在床上足不出戶長大的女兒來說，阿爸的小布包是她唯一的消遣。

女兒現在也經常高燒不退。常去看病的那位醫生很親切，溫厚的他曾擔心地說，這孩子怕是無法長大。但是到底能活幾歲，他也不敢保證。

（天生帶病來的。）

醫生同情地告訴男人，即使可以用藥壓一時，但也無法根治。

可是，男人卻告訴醫生，不實際養的話不會知道結果。我和生這孩子死去的媳婦約好了，要把孩子平平安安養大，因為這孩子是媳婦用命換來的。不管花多少錢都無所謂，請你給她最好的藥，請醫生盡力醫治這孩子——

男人縫著布包，嘴角浮現微笑。夜漸深了，但是男人知道還有時間。等這幾個布包縫好了，正好就可以出門吧。

三

「那起搶劫案，對，是在五年前的神無月發生的，記得是十日前後的晚上。」

對著第三瓶酒和老闆，捕吏開始述說。

「那個案子就發生在我的地盤。猿江的幕府木材倉庫後面，有一家村遠州屋的當舖，被搶走的錢正好十兩。那時僅只是這樣罷了。當舖的夫妻倆和一個住宿的小學徒只是被捆綁而已。強盜是個身材魁梧的男人，據說穿著黑色窄袖服和窄筒褲，整個頭蒙著黑布。」

「既然是強盜，拿走十兩還真是客氣了。」

老闆說完，吸著煙管。熱氣混著煙霧。

「我也這麼認為，而且，強盜對當舖的人沒有動粗。他的確是用刀子威脅當舖的人，但除了這點，據說感覺像是託鉢的虛無僧〔註〕。當舖老闆也苦笑地說感覺有點怪。」

註：普化宗僧人，戴著深草笠，吹著一種名為尺八的簫，巡迴各國。

捕吏徐徐喝光酒杯裡的酒，眨巴著雙眼，回想那遙遠的過去。

「那強盜，明明闖入了土倉房有很多錢和值錢東西的當舖，竟然只是威脅老闆，搶走他身邊文卷匣裡的十兩而已。據說沒有強搶。也許是擔心當舖的人大嚷大叫吧。所以我當時認為，這是門外漢幹的，大概也是第一次作案。單槍匹馬，這點也跟一般的強盜不同。這傢伙是正派的人。正派的人基於某種原因需要錢才這樣幹的。我還認為，搞不好就這次而已，他大抵不會再幹了。」

「所以頭子才沒有認真調查？」

老闆語帶笑意問道。捕吏也不禁笑了。

「也許吧。結果，終究沒能抓到那強盜。」

捕吏倒著酒。酒所剩不多。老闆熄了煙管，將納豆湯端到火上。

「不過，那時我心裡惦記著一件事，就是他的手法太漂亮了。他打開廚房後門的鎖，在陌生人家中，而且是在沒有亮光的屋裡暢行無阻，站在老闆夫妻倆的枕邊——事情就是這樣。這傢伙肯定對當舖家裡的格局非常清楚，也許是熟人幹的。我一這麼說，這回換當舖那邊臉色發青。大概深入調查的話會查出問題來吧。老闆甚至向我行賄，說是反正也沒搶走多少錢，要我就此結案。」

老闆又默默地微笑。他沒問捕吏到底有沒有收下賄賂。

「所以我也就忘了這件事。」捕吏繼續說道，「只不過十兩，而且是當舖的十兩。很快就忘了。三年後，我才又想了起來。」

酒瓶空了。捕吏用筷子將盤子裡的鯊魚魚凍全部吃光。

「不喝了。」捕吏說道，又眨巴著雙眼仰望牆上的年曆，「三年後的歲末，我爲了要私了一件小竊案，跟神田的一個捕吏見面。由於原本就知道彼此，所以問題很快就解決了。之後，兩人閒聊了一番，對方突然說出一件事。他說，神無月時，猿樂町一家蕎麥面舖發生了一起很怪的竊案。問過之後，手法與三年前當舖那個案子如出一轍——單獨一個人闖入的魁梧男人、頭蒙黑巾、對屋裡的格局非常清楚、沒有強行搶奪金錢。聽說，這次他拿走了八兩。」

老闆將納豆湯舀到碗裡，與白飯一起擱在捕吏面前，之後又添上一小盤鹹菜梗。說是醃得還不夠入味。

「謝謝。看起來很好吃。」

捕吏拿起筷子，呼呼地吸著納豆湯。

「結果頭子想起來了。」老闆說道，「可能跟三年前的竊案是同一個傢伙。」

捕吏臉埋在碗裡點著頭。熱氣讓他的鼻頭泛著光。

「我覺得很奇怪——與其說奇怪，還不如說是很在意。到底是什麼樣的傢伙？於是調查了一下，在神無月是不是還有我不知道的同樣手法的竊案。」

「結果是有囉？」

「是的，真的有。而且不止這樣，在我地盤的那家當舖並不是第一個遭竊，而是第四個。在那家當舖之前，有三起同樣手法的竊案，也就是說八年前就已經開始了。從八年前起，一年一次，總是在神無月發生跟我見過的手法一模一樣的竊案，搶走的錢也總是在五到十兩之間。這個數目既不會讓對方感到勉強，也不致構成威脅，是被搶的人家馬上就拿得出來的金額。而到手之後，逃離的手法也一樣。」

「是不是他不貪心？」

「我也這麼想。被搶的那一方，損失也不大，這樣一來，就可以降低被通緝的危險。」

老闆也嗯、嗯地點頭表示同意。

「而且從這點看來，那傢伙是個正派的人。如果是爲了賭博或尋花問柳而行搶，應該會狠狠地幹一票，每年搶的數目也會逐年增多才對。」

「可是，這傢伙不同。」

「嗯。我想一定是這樣的，先作好計劃，再像例行性活動那般年年付諸行動，這絕對不是那種火燒屁股的廢物做得到的。」

捕吏又讚嘆這傢伙很聰明。

「他選定的目標，都巧妙地分散在各處。有時是大川那邊，有時是這邊，有時南有時北。因此沒有人察覺這之間的關聯。」

捕吏輕輕地搖頭。他不是針對老闆搖頭，倒像是對著另一個人搖頭似的。

「只是，他從未越過府內，是個不出遠門的傢伙。這點也很奇怪。我深深覺得，這個傢伙是正派的人。他不能出門太久。」

四

布包縫了五個。

年幼的女兒睡得很熟。男人收拾好針線盒，剪了瓦燈燈芯把火弄小，悄悄起身開始準備。

八年前，當他得知要保住女兒的性命就必須比一般幹活賺更多錢時，便下定了決心，既然如此，就用其他手段籌錢。

其實他不想給人添麻煩。可是，當有人要你抉擇，而且是攸關孩子的性命，便沒有時間遲疑了。

到目前爲止，都是靠這個手段解決問題的。那個決心很正確，而且他也不後悔。

（只是——）

去年非常不妙，差點壞事。如今回想起來，仍感到揪心。

對方要是不那樣突然衝上來，也就不用刺對方了。

很恐怖。那種事絕對不能再發生。八年來他第一次感到膽怯，心想，這種冒險的事，或許無法再繼續了。

（今年稍微多帶一點錢回來好了。）

可以的話，最好是夠往後幾年都不用再做的數目。

五

「直到去年發生那件事之前，我也認爲可以不理會這個神無月怪盜。」

捕吏吃光白飯和納豆湯，跟著老闆抽起煙管。

「這傢伙像匹口中銜著嚼子的馬，自己握著駕馭的韁繩。在不傷害人的情況下，搶走自己需要的錢。他只要不犯下大案，往後大概也不會被捕。不，也沒必要特意抓他。我認爲這傢伙是需要錢才做這種事，哪天要是不需要了，大概就會洗手不幹。」

因爲他不是靠偷竊或搶劫爲生。」

捕吏對靜靜看著這邊的老闆露出差愧的微笑。

「老闆都寫在臉上了，說我判斷錯了。是的，那傢伙去年第一次傷人了。是車阪旁那家放高利貸的，因爲那家兒子逞強壞了事。」

老闆微笑著說：「不止這樣吧！頭子。」

「哦，是嗎？」

「就算那放高利貸的兒子膽子不大，那男人只要持續搶劫，遲早有一天會傷人吧！接下來就更不用說了，最後大概會走上殺人的路。我認爲世間的道理都是這樣的，就像河川一樣，時時都在流動，無法停滯在同一個地方。」

捕吏以凝視年曆的眼神看著老闆。這老闆與年曆一樣，他想——確實長了年紀。

「大概是吧，肯定是吧。」

「是的，頭子。再說，去年的事，那傢伙應該也受到了衝擊，這麼一來，今年他或許會多搶一點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這樣的話，往後幾年他就不用再冒險了，或者，這回要是能偷到一大筆錢，也許可以洗手不幹了。」

捕吏望著老闆，然後說：

「原來如此——」

「當然是這樣。所以，他會來硬的也說不定，做出前所未有的危險事。」

捕吏握緊雙拳，「那，這樣一來，無論如何我都要抓到那個傢伙不可。在他下手之前，在他真的殺人之前，我就必須抓著他的袖子拉他回來。可是，我不知道從何下手——」

「沒有任何線索嗎？」

老闆問道。捕吏皺著臉說：

「完全沒有。遭搶的舖子彼此沒有任何關聯。其中，雖然也不乏專門做見不得人的生意、遭人白眼的人家，可也有正派經營的人。做的生意各有不同。」

捕吏說到這裡聳聳肩，輕輕一笑，接著說：

「對了，倒是有個奇妙的東西，是紅豆。」

「紅豆？」

「是的。去年他闖入的那家放高利貸，捕吏仔細查了現場，就是這個捕吏告訴我的。劫匪刺傷了那兒子，在他慌忙逃走的地方掉落一顆紅豆。放高利貸的說，那時他們家並沒有吃紅豆，大概是那傢伙留下的。」

捕吏仍笑著繼續說：

「唉！老闆。行搶時會帶著紅豆的，到底是什麼樣的傢伙？」

六

男人換裝完畢，將黑頭巾藏在懷裡，彎腰注視著女兒的睡臉。

（聽著，阿豐。）

他在心裡默默地說。

（阿爸現在要出門了。去那裡不會花太多時間，天亮前就會回來。）

他伸出手來，感受到女兒溫暖的氣息。那氣息溫暖了他的心。

（不會有危險。是吧，阿豐。）

男人抬起頭望著貼在牆上的八幡宮年曆。

神無月。

阿豐，你在這個月底出生。以後無論如何，阿爸都會在神無月月底為你慶祝，慶祝你的出生。阿爸一定會做到。

可是，阿豐，你的運氣太差了，為什麼會在神無月出生呢？

你知道神無月是什麼樣的月份嗎？那是這個國家的神都聚集在出雲的月份，是所有神都不在的月份。

所以你才會帶著病出生，你阿母也才必須用一條命來換你。因為所有神都不在，因為沒有神守護著你們。

阿爸不會怨恨這些神，那會遭天譴。要是怨恨神，會有更不好的事降臨。

但是，為了讓你幸福，阿爸需要錢。為了籌這些錢，阿爸要做神不高興的事，要做不能讓神看到的事。

所以，阿爸選在神無月，趁神不在的這個期間，為了彌補因神不在而發生的不幸，阿爸要出門。你懂嗎？阿豐。

男人悄悄離開女兒的被褥旁，拿起剛才縫好的一個布包朝上拋去，新布包發出悅耳的聲音。還剩許多紅豆，男人從小箒籬裡撿起幾顆紅豆，放進窄袖服的袖口。

阿豐，月底就用這紅豆煮紅飯吃，跟每年一樣，今年也這樣。一定要這樣。

沒有任何神會保佑半夜出門的阿爸。不過，代替神的是袖口裡的紅豆，紅豆一定會讓阿爸平安回到你身邊；跟去年一樣，也跟之前的一樣。

阿爸一定會回來，然後，在月底煮紅飯，慶祝神回來。慶祝因為神回來而我們又可以快樂地過一年。

「那，阿豐，阿爸去去就回來。」

男人喃喃自語地說完後才出門。

七

捕吏抽著煙管，老闆則在洗碗。不知是不是燈油快燒完了，屋裡顯得更昏暗。

「我也想過會不會是木匠。」

捕吏邊對著天花板吐出煙邊說。

「木匠？」

「嗯。那劫匪對行搶的屋內格局很清楚，所以我才這麼想。這傢伙可能是木匠，當時曾蓋了那些遭搶的房子，或是整修過那些房子。」

「有道理。」老闆停住洗碗的手，稍稍想了想。

「遭搶的人家，有剛蓋好屋子的，也有去年才整修泥地的，所以我一開始就認定是木匠。」

「難道不是？」

「花了很多時間調查，結果還是行不通。」

捕吏砰一聲敲打煙管的煙鍋將火熄掉。

「就算曾請木匠到家裡整修，但請的都不是同一個人，而且被搶的人家也有根

本就沒有整修房子的情況。」

老闆遺憾地嘆了一口氣說道：

「再說，也不是所有的案子都發生在頭子的地盤，查起來很不方便吧。」

「就是說呀！最有可能認真調查的，是去年負責調查放高利貸那個搶案的車阪的那些人。可是運氣不好，那個放高利貸的背景不太好，他們似乎寧願花錢消災，也不想讓人深入調查，案子也就結了。大家認為反正也沒死人，沒人肯仔細追查。只有我這麼激動。太不像話了！」

老闆又繼續洗東西。捕吏心不在焉地望著天花板。

「總之，真希望抓到那個傢伙。」

老闆說這話的口氣，沒有絲毫的厭惡之處。

「真的，不早点想辦法不行。當然主要就是剛剛說的，要在他真的動手殺人之前制止他，何況我也擔心他的安危。去年那傢伙刺傷高利貸的兒子，順利逃走了，可是今年不知道會怎樣？也許換成那傢伙被刺。就算他今年平安逃走了，往後不知道又會怎樣。明年呢？後年呢？沒有人知道情況會怎樣。」

「再說那傢伙也會老。」

聽捕吏這麼說，老闆抬起頭來，點著頭說：

「年曆是無情的，頭子。」

捕吏朝泛黃的年曆看去。在那些不起眼的文字裡冰封著流逝的時光，以這個角度來看，那其實是很恐怖的。

「為什麼是神無月呢？」捕吏小聲地說道，「為什麼每年都是神無月？為什麼要挑神無月？我想不通。這跟紅豆一樣，不是很奇怪嗎？」

隔了一會兒，老闆說道：「這不就表示，那傢伙果然是個正派的人嗎？」

「怎麼說？難道，那傢伙是個只在神無月沒錢賺的生意人，爲了這個月的生活才行搶？」

「不、不。」老闆搖著頭，「我的意思是，他知道搶劫是不好的事，卻因爲有不得不這麼做的理由，才去搶劫。所以選在神無月。」

「我不懂。」

「因爲是神不在的月份，神沒有看到的月份。」

捕吏張大嘴巴，接著大聲笑了出來。

「這就不得而知了，可是我想不是這樣吧！那傢伙應該沒老實到這種程度。一定是因爲什麼原因，在神無月比較方便吧。也許因爲身體不好才行搶——」

究竟是怎樣的傢伙？這個疑問在捕吏的腦袋裡轉個不停。

「頭子。」老闆喊道，「剛剛你說也許是木匠，這個看法不錯。」

「因爲他對屋子的格局很清楚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可是，擺明了不是木匠。」

「所以啊，除了木匠之外，還有什麼生意有機會知道別人家格局的？」

捕吏皺起眉頭說：「我當然也想過各種可能，賣油的、賣魚的，他們都會進出老主顧家吧？我甚至還想到町醫生。醫生出診時會進到人家家裡。可是，這些可能全都落空了，因爲找不到一個曾經進出所有被搶人家的人。完全找不到。」

老闆耐心地聽著捕吏抱怨，接著慢條斯理地說：

「你漏了一個，頭子。」

「漏了？」

「例如，榻榻米呢？」

捕吏睜大雙眼。

「榻榻米——」

「每到歲末，有錢人家會更換榻榻米吧？至少也會更換草蓆吧？這時，進出家裡的師傅就可以仔細觀察屋裡的格局。」

捕吏陷入沉思，老闆緊接著說：

「如果是開舖子的榻榻米師傅，可能沒法隨時隨地到處做生意。不過，流動師傅呢？有事才僱請的師傅，不就可以到處去縫榻榻米了嗎？查一下遭搶的人家，在案發之前有沒有換榻榻米，你覺得如何？」

捕吏直視老闆的眼睛，接著使勁地站起身。

「謝謝囉！希望來得及。」

八

趁著黑夜，男人來到外面。他穿過大雜院大門時，不經意地抬起頭望著微弱的月光映照出的寫著自己名字的木牌。

「榻榻米職 市藏」

男人在夜裡疾行，爲了一年一度的事，袖口裡藏著幾顆紅豆。

捕吏在夜裡疾行，爲了能盡快抓到那個不知長相，甚至連個影子都沒見著的怪盜。

夜已深，兩個男人，在夜裡飛奔。各自身後的月亮，照亮了沒有機會擦身而過的兩人的背。

而在深夜的某處，體弱多病的女兒進入了夢鄉。

眾神，都到出雲國去了。

----- (完)